抗戰發生以後，父母一直在爲我的讀書問題發愁。原有的公私立學校一律關閉了，到千里以外的大後方求學，我的年紀又似乎太小。僞政權開始辦學校，到處拉學生，把孩子送進去吧！實在不甘心，惟恐孩子進了漢奸辦的學校變成小漢奸。那兩年，我半夜醒來，常常聽到父母在竊竊私語，捶床嘆氣，別人的父母大概也一樣。

正在所有的父母都非常煩惱的時候，有一種說法開始流行，認爲政權雖然是僞的，學問可是眞的，爲了求眞學問暫時進僞學校，又有什麼不可？有了眞才實學，等到抗戰勝利，還不是一樣可以爲國家服務嗎？父親頗爲這種說法所動，不過爲了愼重起見，他還是親自到縣城去了一趟，在那兒住了兩天，研究縣立中學的課程，觀察敵人控制這個學校到什麼程度。這座學校大體上還算正常，不過每天早晨做早會的時候，全體師生要面向東方，迎著太陽行三鞠躬禮，表示對日本天皇的崇敬，如果是在天皇生日那一天，全體師生還要歡呼萬歲。這是父親絕對不能忍受的，他回到家裏對媽媽說：咱們的孩子不能進那種學校。

剩下的一條路只好讀四書五經了？說起這些舊學，「三先生」是這一方的大家，他的父親是進士，在黑沉沉的進士第裏面，包藏著很多的傳奇。老進士曾經在京城裏面陪著皇帝做詩，他家的藏書比縣城裏的圖書舘還要多，他的書房比中學的教室還要大。老進士的書畫都是第一流的，外面有五個人模仿他的筆跡，唯妙唯肖，難分眞假。倘若因鑑別引起爭執，老進士只是微微一笑，從來不表示意見。常有學人自遠方來，討論古書上某一句話的眞正解釋，或者要求看一看某一部書的古本，這些來求教的人，個個都是嚴肅地進來，微笑著出去。進士有三兒一女都聰明過人，老二被大家封做神童……。

進士第最大的傳奇是老進士和他的二兒子長期的爭執。在那裏，不論男女老幼人前人後都管進士的次子叫二先生，管他的媳婦叫二奶奶。想當年，老進士在京城做官，二先生中了舉人，家族的聲望蒸蒸日上，是進士第的全盛時期。可是老進士的性格很倔強，他又把這種性格傳給了他的兒子，倘若一旦發生重大的爭論，誰也不會讓步。幸而這種爭論從未發生過，不幸的是它後來終於發生了，引得當時的官場和考場談論他們，論談了很久。他們爭得那麼痛苦，別人却談得那麼津津有味。

二先生最大的願望是和他父親一樣中個進士，他認爲中了進士才算是眞正的讀書人。批八字的人說他沒有進士的命，他不信，趕到京城去應考。前兩場考得很好，可是到第三場他覺得身體疲倦，精神恍散，好像所有的力氣、所有的學問都已經用完了。勉强交了卷，自己也覺得絕望，抱著絕望的心情看榜，再抱著絕望的心情

回家，從進士第三個金字下穿過，低著頭鑽進書房，慌忙關上門，閂好，把母親、太太、老媽子都關在門外，任人無論怎樣喊叫，他也不肯把門打開。

他在書房裏抱頭痛哭，哭得牆外行路的人停下來，哭得門外的母親陪著掉淚。晚飯已經擺好了，可是誰也不肯去摸筷子，家人準備了這麼豐盛的菜，而他還關在書房裏繼續哭。

二先生斷斷續續哭了幾天，情緒慢慢平靜下來，親友都勸他不必難過，三年之後可以再考。不錯，這一次沒有考取，下一次還有機會。於是書房裏面響起了朗朗的書聲，通宵不停。

三年過去了，考期又近，他辭別家人，動身應考。他對老進士發誓這次非考取不可，必要的時候，他打算在北京請一個槍手替他考第三場。這要花很多的錢，他請求父親給他充分的支持。但是老進士勃然大怒，拍著桌子，拍斷了他的長指甲，斥責兒子有這種荒唐的想法。他說：考試作弊是讀書人終身的恥辱，也是祖先的恥辱、子孫的恥辱，他絕不允許自己的兒子做出這種敗壞門風的事情來。鬧得二先生含著眼淚登車，二奶奶也含著眼淚送行。

在用過三年的苦功以後，二先生的學問應該有了很大的進步，他前兩場考得很滿意。可是到第三場，他的手軟了，腦筋亂了，無論怎樣壓擠自己，也擠不出一點兒漿液來。他好像經過千里跋涉，精疲力竭，再向前多走一步都非常困難。他知道這一次又失敗了。他眞恨，恨自己不能像別人那樣請一個槍手來接力。

落第回家，自己覺得一張臉沒處放，不敢抬眼看大門口看家護院的，不敢看父母，不敢進自己的臥房，像逃命似的鑽進書房，關上門又嗚嗚地哭起來，任由母親和妻子隔著窗子勸，任由鄰居圍起來聚在一起隔著牆聽，任由老進士派了書童三番二次來催喚，他一概都不理，他只是哭。如果你了解華北那些老式瓦房的構造，你會知道在那樣的房子裏嚎啕痛哭是一件頗不尋常的事情，屋頂的木料和瓦片，牆壁的窗櫺和窗紙，對宏亮的聲

音產生共鳴，音響鏗鏗然，悠悠然，成爲一種奇聞。

跟上次一樣，二先生的悲憤沒有維持多久，就轉變成刻苦用功的行動。他跟妻子不同房，跟鄰居不通慶弔，甚至不肯理髮，忘了洗澡，只是不停的讀。他是一天比一天瘦了，但是讀書的聲音一天比一天動人，讀到痛快淋漓的地方忍不住要哭，幾聲痛哭之後，又馬上恢復了讀。這種讀了又哭、哭了又讀的聲音，一度鬧得全家不安，時間久了，大家也慢慢習以爲常。就連二奶奶，想起這種苦讀的故事歷史上多的是，也就慢慢不像從前那樣擔心了。

三年之後再上考場，二先生的模樣瘦削蒼白，好像生了一場大病，但是他的決心一點兒也沒有動搖。這次他非考中進士不可，這是他最後一次考試，因爲這次考試舉行之後，科舉制度就要廢除了，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掄才大典就要消滅了，進士的頭銜將要成爲歷史名詞，正因爲如此，這個頭銜才更珍貴，他參加這場最後的競賽更是志在必得。無論如何，他需要一個槍手。

爲了這個槍手，他在老進士床前跪了一整夜，跪到第二天早晨，馬車在大門口等他出發，老進士還是沒有答應，於是他也就仍然沒有考取。

於是回到家中他仍然低著頭鑽進書房裏。

這次他沒有哭，聽起來書房裏很平靜，家人認爲他想通了，認命了，誰知道事實不然。

第二天送飯的老媽子從窗櫺望見二先生掛在屋樑下面，他吊死了。

二先生雖然死了，他無窮的遺恨好像留在屋子裏，沒有隨著他的屍體一起埋葬，更深人靜的時候，書房裏常常傳出他的哭聲。二奶奶親自聽見過，老太太也聽見過，據說連老進士自己有一次站在院子裏的梧桐樹下，也迎著西風聽了很久。不久，老太太去世了，然後進士也去世了，接連辦了三次喪事，家裏又添了一座鬼屋，進士第的

光彩是大不如前了。尤其是眼前的這一場戰爭，把進士第的一大部份房屋完全燒毀，三先生再也沒有力量重建，從前威嚴整齊的進士第現在一片荒凉。儘管這樣，由於博學的三先生在支撐門戶，他擁有的這片瓦礫，仍然被認爲是讀書人的聖地，像老進士在世的時候一樣，這兒是正統學問的庫倉和轉運站。所以父親安排我到三先生那兒去住一、二年，早晨晚上聽聽他的教導。

進士第的時代的確是過去了，當年神聖的大門，現在用磚塊封堵起來。磚塊大小不一，凸凹不平，樣子拙劣而醜陋。大門封閉以後，出入一律從旁門經過，這一道門當初本來是給看家護院、打工值夜、洗衣買菜的人準備的，二奶奶和三先生這兩房人家現在住的房子也都是從前下人住的。我的臥房兼書房本來是打更守夜的人休息的地方，跟當年二先生的書房遙遙相對。書房已經燒毀了，院子裏的那棵梧桐樹還在，樹幹很高，葉子肥大，顯出它是所有的樹裏面最大方清潔的一種。由書房望去，從前的深宅大院一律失去了門窗和屋頂，剩下四面牆，圍牆的框子裝著灰燼瓦礫，就好像是一座一座剛剛使用過的大烤箱。儘管經過這樣的摧殘，剩下的牆也跟一般殘垣敗壁大不相同，它們有光滑的表面，整齊的稜角，使人可以想像到它在完整的時候是多麼美麗，當初建造它們的人是費了多少心血，要爲子孫留下幾百年的基業。現在我來得太晚了，這裏已經沒有四壁琳瑯的名人字畫，沒有散發著檀香氣味的珍本古書，沒有比一塊金子還要貴重的印章，沒有比一棟房子還要貴重的石硯，更沒有老進士當年親手抄寫尚未出版的著作。我來的時候，這一切都化成了灰燼，只有書房前面的這棵梧桐樹還帶著全盛時代的光澤，象徵一股艱苦支撐的生命力。

經過這樣鉅大的變化之後，三先生不再是一位儒雅瀟洒的紳士，他每天要應付土匪的警告，漢奸的勒索和自己家庭生計的困難。他經常緊張地喘著氣，就好像一個苦力，剛剛做完苦工一樣。但是他只要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坐下來，捧著他的水煙袋，跟我討論唐詩，或者說文，他又恢復了這個時代所沒有的從容，他的眼睛和聲調裏面，根本沒有時代的苦難，他家藏的典籍文物好像根本沒有燒毀，那些東西本來就存在他的心裏，是戰火

所不能摧毀的。就是他在談杜甫的三吏三別，也好像玩賞古代的一件銅器，上面生滿了美麗的銹，價值連城，但是跟現實沒有絲毫的關連。除了他手裏捧著的水煙袋，他沒有一點人間的煙火氣。可惜這樣的良辰美景究竟不多，多半的情形是他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，賬房先生跑過來，彎下腰在他耳朵旁邊低聲說了幾句什麼，他立刻離座起身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我來到這裏，除了希望聽到三先生的教導，還希望聽到二先生的哭聲，那個流傳一時的怪談給我很大的誘惑。有時候我走近那個從前叫做書房的大烤箱中，踐踏碎瓦的破片，看牆上煙燻火燎的痕跡，想想一個讀書人的靈魂，如何被時代套上鎖枷。對一個人而言，讀書是如此地重要，又如此地可怕，古往今來，不知有多少讀書人在他自己的書房裏哭過，然後把自己吊死，只不過他們的哭沒有聲音也沒有眼淚，他們也並不需要一根眞正的繩子，我如果能够聽到這種哭聲，在我的讀書生活中當然是一項重要的紀念，但是這恐怕不可能，據說自從那把染紅了西天的烈火把進士第燒成廢墟以後，那神秘的哭聲再也沒有出現過，好像它也經不起戰火的煎熬，退藏在九泉之下，就像我們在逃難的時候，戰戰兢兢地躲在蘆葦裏面，把自己的家讓給槍聲炮聲連天的殺聲，即使蘆葦外面已經沉寂下來，我們躲在裏面的人還是不敢聽自己的呼吸。

我發現除了我以外，還有一個人希望聽到鬼哭，她是二奶奶。一天，夕陽照在我對面的大烤箱上，頗有幾分古意，我忍不住丟下書本，從那個從前叫做門的黑窟窿裏鑽進去。這時候，通過另一個黑窟窿，從前叫做窗子的，出現了她。

「你來這裏做什麼？」

我漲紅了臉答不出來。

「你是不是聽見了什麼動靜？比方說，半夜有什麼聲音吵醒了你？」她問得很委婉。

我突然有了勇氣對她說：「還沒有，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够聽到。」

「那是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聽到了那個傳說。它深深地感動了我，每一個讀書人聽到了這個故事都會受到感動。」

「這不是一個傳說，也不是一個故事。不過他的聲音已經好久沒有出現了，這樣下去，再過一些日子，它就眞的變成故事和傳說了。我住在後面，離這兒很遠，耳朵也越來越不靈光，卽使有什麼聲音，也很難聽到。你睡在這兒，離這兒很近，如果你聽到了什麼聲音，馬上跑到後面去告訴我，好不好？」

她的神氣使我沒有辦法拒絕。不過我說：「我有沒有那樣好的運氣，一點兒也沒有把握。」

「你是一個小孩子，小孩子常常能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景象，也常常能聽到成年人聽不到的聲音，好孩子，記住，要馬上告訴我。」

她轉身離去，走路的姿態兩腿僵直，兩臂前伸，每一步都走得很慢。這是老夫人的走路姿勢，她的確是老了，銀灰色的頭髮已經很稀。

夏天過去了，整個夏天沒有什麼可以告訴她的。秋天來了，天氣凉爽起來，比起夏天好像卸下了一身的重擔，輕得想飛。這是讀書的好天氣，更是讀詩的好天氣，肉身飛不起來，讓詩帶著我們的思想飛。我抽出一本唐詩，隨手翻開一頁，照著三先生教給我的腔調，朗誦自己最喜歡的一段：

自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蝦蟆陵下住。十三學得琵琶成，名屬教坊第一部。
曲罷曾教善才伏，妝成每被秋娘妬。五陵年少爭纏頭，一曲紅綃不知數。
鈿頭雲篦擊節碎，血色羅裙翻酒汚。今年歡笑復明年，秋月春風等閒度。
弟走從軍阿姨死，暮去朝來顏色故。門前冷落鞍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
商人重利輕別離，前日浮梁買茶去。去來江口守空船，繞船明月江水寒。

夜深忽夢少年事，夢啼妝淚紅闌干。

閉上眼睛咀嚼詩意，聽見院子裏面咔喳一聲，梧桐樹掉了一片葉子，葉柄離枝的時候發出清脆的響聲。然後啪噠一聲，是那片黑沉沉的樹葉在秋風中飄蕩了一會兒，重重地撲在地上。緊跟在落葉的後面響起了另一種聲音，這不是秋蟲的叫聲，不是風聲，這是一個人的呻吟，一個男人，一個忍受痛苦的男人實在忍不住了才會發出這樣的聲音來。

誰呢！這會是誰呢？

再仔細聽，那聲音還在繼續。那並不是呻吟而是一個人想哭，但是又堅決不讓自己哭出來。他殘酷地約束自己，就像是鍋爐約束火紅的鐵漿。可是那鐵漿的高溫反而把鍋爐穿透了，融化了。在理智的一方潰決以後，出現了一陣啦啦的狂叫，那眞是一個男人的嚎啕，我在老一輩的葬禮上，曾經聽見過這種哭聲，哭的人張開大口，全身發抖，連續不斷地呵呵著，如果來不及換氣，隨時可以吞聲昏過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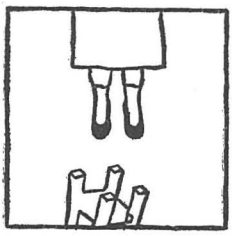
我趕快吹滅了燈，正襟危坐。

一聲過去，又是一聲，從窗外對面業已被燒毀的書房發出來，傳到牆外，驚醒了那棵老柳樹上的烏鴉，哇啦哇啦地在進士第上空盤旋。

那在廢墟上的靈魂連忙收斂些，壓低聲音，變成一陣低沉的嗚嗚，就好像狂風吹過高山上的洞穴，裏面夾雜著像傷風一樣的鼻息，那聲音裏面有多少委屈，多少心酸，就連我這世故不深的年輕人也爲之酸鼻，恨不得替他痛哭一場。

想聽的聲音到底聽見了。我跑出房門，去通知二奶奶，却望見三先生踏著蒼白的月色穿過後院向我走來，一面問：「什麼聲音？是什麼聲音!?」

值更的拿著槍走過來，二奶奶也出來了，在秋風裏搖搖擺擺幾乎跌倒。三先生趕快伸手攙住。老媽子隨後趕上，一隻手攙住了二奶奶，一隻手還在扣扭扣。



我說我聽見了某種聲音。三先生垂下臉來：「孩子，你是做惡夢吧？」

我替自己分辯，我說我確實聽到了一些聲音。

值更的要我把自己的經驗仔細說一遍，我一面說，他一面挑剔，指出他認爲荒唐或矛盾的地方，激得我幾乎要跳起來。最後是二奶奶替我解圍，她對三先生說：

「三弟啊，剛才我幾乎跌倒，你趕快伸過手來扶我，是不是？」

三先生點點頭。

「其實，在你的手伸過來，還沒有扶我以前，我已經突然得到一股支持的力量，就像冥冥之中有一隻無形的手把我攙住。那很像一隻手，很像是你哥哥的手，那是一隻無形的手，絕不是你的手。」她的話征服了每一個人，大家肅然無聲。

她繼續說：

「看樣子，雖然經過這一場戰亂，你哥哥還是留在這座破房子裏，沒有離開我們。我相信這孩子的話是眞的，他既沒有做夢，也沒有說謊。」

說完她穿過院子往書房走，老媽子攙著她，其餘的人在兩旁跟著。

她一面走一面說：

「你哥哥留在家裏，我比較放心。自從逃難回來一直到現在，我沒有聽見他的聲音，我眞擔心他不知流落到那裏變成了孤魂野鬼。現在好了，你們去拿香箔來，今夜裏先給他燒一燒，明天做一場法事，把他送回墓園，永遠安息。」

二奶奶是進士第裏年齡和輩份最長的人，她的話有相當的權威，香案馬上在梧桐樹下擺好了。她親手燒紙，喃喃祝告，然後跪下。我們，包括三先生在內，在她身後跟著跪下。

祭告完了，二奶奶回房休息，值更的去巡邏守夜，剩下我跟三先生二個人。

「你再把剛才的情形說一遍，越詳細越好。」三先生對我說。

我從朗誦那首唐詩說起。

他冷靜地，仔細地聽完了我的敍述，嚴肅地問：

「你是朗誦了白居易的琵琶行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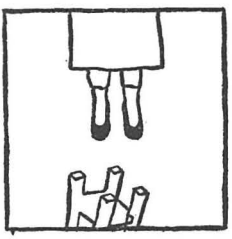
我說，千眞萬確。

他點點頭：「我二哥生前最喜歡這首詩，常常在書房裏高聲朗誦，念到『夜深忽夢少年事，夢啼妝淚紅闌干』，有時候會痛哭出聲。」

我愉快得要命。他到底相信我了。他找到了證據。那夜，他整夜不眠，在梧桐樹下走來走去，走到我入夢，再醒，他一定想了很多事，想怎樣地安慰他的哥哥，想一個人受盡學問的虐待還必需服從，想進士第的圾後餘燼裏可有一枚鳳凰蛋，想梧桐葉落盡後怎樣再生。他一定想到這些，一定想得更多，一定轉了許多永難猜度的念頭，發了比海還深的感慨。

一星期後，樹下來了一羣工人，動手再把書房蓋起來。三先生說，他要一棟房子做學屋，教本族的子弟讀書。儘管科舉廢除了，孔孟之道是永存的。進士作古了，二先生也作古了，眞正有學問的人離開了人間，（他自己這麼說），可是他，這個後死者，手裏還握著一把種子，撒下去，老天會讓它長出來。這是一次艱難的決定，因爲進士第已無餘財，他辦的學屋又一定是免費的……。

我是把書桌搬進學屋的第一個孩子。我們都很用功。三先生常常說：「你們的命苦，……你們來得太晚了。」他的意思是說，眞正的良師已不在世。我們仍然很用功，我們失學太久，太飢渴，也都熟知二先生的傳奇，覺得屋樑上有一個感傷的靈魂，目不轉睛的望著下面。我們怕他，同情他，惟恐自己像他。每一個學童都在父母面前



受到嚴厲的告誡：科舉並沒有眞正廢除，社會上有各種名稱的新科舉，也就是說，種種的挑戰和考驗，等著我們拼命，它也值得我們去拼命。否則，人生將沒有意義，我們想在樑下吊死，却沒有這樣高大幽靜的房子。

我也是第一個搬出這學屋的孩子。直到我離開家鄉，到大後方求學，誰也沒有再聽見鬼哭。也許二先生已經回到墓園安息，也許他從下一代找到慰藉。後來，這座空屋曾經傳出哭聲一事，眞的變成了傳說，變成了故事……。